

進出無言之間： 兒童心理治療中鬼之意義與兒童心理創傷

洪素珍*

本文目的在於以榮格分析心理學中父親情結、原型及集體潛意識之概念，以及客體關係之理論架構試圖去理解在諮商室中，兒童個案呈現出來的有關創傷與鬼魂現象的可能意涵。文中案例中，均因失去父親，出現創傷反應後，開始接受治療。當兒童有創傷時，會以內在或外在的症狀呈現出來，本文的兩位個案對鬼魂的反應及過度黏母親均為兒童喪親後的創傷反應。所以，他們在治療當中都碰觸到「鬼魂/原魔」(Demon)的議題，經過詮釋分析後，原本以害怕鬼或愛看鬼片之行動投射出來防衛喪親的痛苦，開始可以談論到關鍵的「失落」議題。當因喪親而造成的傷痛未消化，此傷痛將進入個人潛意識，並與人類集體潛意識連結。

由本文發現鬼魂對兒童的意義為：兒童以怕鬼的形式內攝母親無法哀悼父親的離去，故以怕鬼的形式陪伴母親，並保留內在好父親的客體，而投射出壞父親的客體展現父親情結，及再度認同父親的歷程。

關鍵詞：兒童心理治療、客體關係、鬼魂、創傷、榮格原型

* 洪素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通訊作者：suchenhung@gmail.com)

The Significance of Demons in the Consultation Room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Trauma

Su-Chen Hung*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lucidate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s of related trauma and demon phenomena manifested by children in the consultation room by using the concepts of father complex, archetype,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n Jungian psychology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object relations. Children in the cases in this article have all lost their fathers and started receiving treatment after having a traumatic response. When trauma occurs in children, it manifests as internal or external symptoms; the traumatic response to bereavement in the two cases in the article was presented as demons and being overly attached to his/her mother. Thus, the topic of demons was touched upon during their treatment. While they originally projected fear of ghosts or love for ghost films as a defense mechanism for the pain of bereavement, after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they were able to begin dialogue about their loss.

To children, the significance of imagining demons lies in their introjection of their mother's inability to mourn their father's death. They use their fear of demons as an excuse to accompany their mother while preserving internally the object of great father and projecting the object of bad father in order to display the father complex. Children internalize their father figure again by understanding their demon phenomenon.

Keywords: *Archetype, Child psychotherapy, Demon, Object relations, Trauma*

* Su-Chen 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suchen-hung@gmail.com)

進出無言之間： 兒童心理治療中鬼之意義與兒童心理創傷

洪素珍

壹、前言

本文目的在於以榮格（Jung）分析心理學中父親情結、原型及集體潛意識之概念，以及客體關係之理論架構試圖去理解在諮商室中，兒童個案呈現出來的有關創傷與鬼魂現象的可能意涵。文中列舉的案例，除隱去個案姓名外，餘者皆為本文作者的實際臨床經驗。這些案例中的孩子，均因失去父親一方，出現創傷反應後，開始接受治療。不約而同地，他們在治療當中都碰觸到「鬼魂／原魔」（Demon）的議題，經過詮釋分析後，原本以害怕鬼或愛看鬼片之行動投射出來防衛喪親的痛苦，開始可以談論到關鍵的「失落」議題，兒童因此得以在諮商室中創造可思考的心智與感受失去父親的影響。以下說明何以此議題對於兒童喪親之創傷是重要的。

佛洛伊德（Freud）（1917）指出失去愛的客體及失去客體的愛是人類的重要創傷，父母親是人類最原初的愛的客體，也是人類原初客體愛的來源，因此，喪親對於兒童的心理所造成的創傷，應有一定程度的集體性；而鬼在兒童創傷的心理治療中並非不常見（Kalsched, 1996），在筆者的臨床經驗中，幾乎所有的兒童個案均會以遊戲的方式呈現鬼的意象，例如，最簡單的遊戲鬼抓人，幾乎是跨文化的遊戲形式，而當兒童在喪親之後以鬼的形式呈現他們的創傷時，鬼又在述說著怎樣的兒童心智世界。本文試以原型（Archetype）與客體的概念來理解，增加學術對人類原型認識，也對創傷兒童的鬼的意象有更多的認知而增加對兒童個案心智的理解。

以心理層次而言，所有的原型都存在集體潛意識之中，是所有人類共同存有的歷史經驗，而原型的內在客體藉由神話的形式展現，是以矛盾的形式存在於心靈之中（Kalsched, 1996），例如父親原型有其積極面（為人類所喜歡，例如保護之象徵）及消極面（例如嚴格之象徵）；而情結則指稱心理創傷，父親情結是指孩子的集體潛

意識中，父親原型意象與他的現實生活經驗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差異性，此差異性可能造成兒童的心理創傷，因為它改變了兒童原本所相信的安全之內在客體關係，亦即內在壞客體增強了對兒童的迫害感，最後，兒童持續在實際的生活中以不適應的行為投射出來內在的壞客體，以此投射的方式來操控並預防自己失控的策略。此行動化的投射過程均是在潛意識中進行，而經由遊戲治療的歷程展現出兒童恐懼被內在壞客體迫害的狀態，故透過治療師的詮釋反映，得以將潛意識的負向情緒加以意識化的理解，藉此兒童減少以潛意識的投射作為創傷後的生存策略，並修復內在的好客體。也就是在個體經驗中最後都將會以好與壞客體的形式整合於潛意識之中（Kalsched, 1996），來回應存在人類集體潛意識的父親原型意象。因此，本文筆者將以兩個心理治療的片段內容說明之。

本文將分為三部分：一是從榮格取向的分析心理學闡述有關鬼的象徵；二是兒童失去好客體的創傷與形成的情結；三是以兩個真實的兒童臨床案例說明鬼魂議題出現的可能意涵。

貳、榮格取向的分析心理學原型與鬼的象徵

人類社會普遍存在著「與鬼魂相遇」的現象，人們常認為鬼可能威脅到活人的生活，但又因難以研究與理解這種神秘存在的困擾，而對之感到害怕。榮格根據自己在非洲進行原始民族研究的經驗指出，除了少數的一些民族，可能基於過於恐懼的理由，否定鬼魂的存在，甚至進而強調不必畏懼鬼魂外，絕大多數人，不論古今中外，對於神秘的鬼魂都有相當的疑懼（Jung, 1966）。王溢嘉（2006）指出，「魂魄」是中國文化靈魂觀裡的兩個基本符碼，可以產生四種基本組合：有魂有魄、無魂無魄、有魂無魄、無魂有魄，而人類的四種存在方式：活人、死人、鬼、殭屍，則大致可說是它們的文化轉譯。上古時期，人死稱鬼，謂其歸於塵土，故鬼者，歸也，死去的祖先都被稱為鬼。甲骨卜辭所示，祭祀時除了上帝、日月山川風雨雲雷諸神之外，便多是此類人鬼。而所有被祭的人鬼，又都是逝去的先王、先公、先考、先妣，因此，人對這些祖先是敬慎恭畏的（龔鵬程，2000）。也因為所祭先王、先公、先考、先妣就都是鬼，神與鬼往往也不甚析別，故《論語集解》引鄭玄說：「人神曰鬼」。所以，古時鬼神是具有禍福人的力量，而非只代表陰暗、邪惡（龔鵬

程，2000）。不論是中國文化的鬼魂，榮格心理學中的「鬼魂／原魔」（Demon）或客體關係中的內在好壞客體都具有雙極性（Polarization）。

榮格對於鬼魂的興趣非常濃厚，在大學時代就質疑鬼是全然幻象的看法。他雖然不完全同意唯靈論（Spiritualism）主張鬼靈是世界主宰的看法，但是對科學主義者斷言鬼魂無稽的絕對觀點也無法接受。他多次與鬼魂遭遇的經驗，讓他無法否定鬼魂客觀存在的可能。比如，1916 年某天，當他和女兒坐在家中客廳時，遇到成群鬼魂登堂入室的經驗，就讓人印象非常深刻（Jung, 1963/2001）。

榮格以集體潛意識的顯現解釋鬼魂，他認為：「有人產生靈魂消失的幻想，便意味著靈魂退縮到潛意識或進入死者的國土。在那裏，它產生神祕的活力，賦予祖先種種形跡——即集體的各種內容讓人看見；它就像一種媒介，使死者有機會顯現自己。」（Jung, 1963/2001, p.252）。他會推論鬼魂是集體潛意識的顯現，是因為透過靈魂出體的幻想，體驗過「靈魂消失後不久，『死者』便在我面前出現」，因此「有了〈（對死者的）七次布道詞〉（Seven Sermons to the Dead）這篇文章。這就是所謂『失魂』（loss of soul）的例子——原始人經常會遇到這種現象。」（1963/2001, p.252）。榮格從此對於「死者」（或者就直接說是鬼魂）是什麼？就更為明瞭了，他說，「是沒被回答、沒被解決和沒獲救贖者的聲音。」（1963/2001, p.252）

榮格認為，鬼魂是人死去後、消匿進集體潛意識的靈魂，可以藉著活著的靈魂（soul）顯現，而被活人所感知的。榮格藉用原型投射的理論指出，鬼魂通常會呈現凶惡或者是令人懼怕的樣貌，是因為「惡魔（devil）其實是一種其『陰影』（shadow）原型的變種，也就是，還沒被承認的人格黑暗部分的危險面向。」（Jung, 1963/2001, p.252），所以鬼魂之一，最少令人懼怕的那類鬼魂，就是陰影原型，代表著被潛抑的心靈內容物。既然是被潛抑的，那麼表現出來的形象便多是可怕的、嚇人的。

靈魂與鬼魂本質上類同，都是物質肉體外的精神存在。所迥異者，靈魂通常與肉體並存，而鬼魂為脫離肉體後的靈魂。一般人們通常只能以自身感官「感知」到鬼魂，但是無法確實與之溝通；只有特殊體質者，如靈媒，似乎可以用自身靈魂與鬼魂交流。因此，靈魂可能不是鬼魂的受體，至少對多數人而言是這樣的。這表示從活生生的靈魂轉變成為死去的鬼魂後，這股能量「可被視為與心靈分離了的片段活動力，所以這些古老原始的鬼魂是潛意識情結的顯現」（Jung, 1966, p.185）。榮格看法的根據，有「能量不減定律」的支持。精神分析的理論基礎雖也根基於能量

說，佛洛伊德學派卻傾向於唯物主義，或者是有落入科學異端的顧忌，因此未曾或者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人死後的能量——靈魂（soul）何去何從的問題？

榮格大膽論證與暗示，死後的靈魂能量會累積進入集體潛意識當中，靈魂（或者是複數靈魂當中之）陰影投射的對象通常是其他的靈魂，並且可以影響活著的人的心靈（Jung, 1963/2001）。這些能量也許以一定的模式和規則集結，成為原型。比如說，由於對死去的祖先的緬懷與畏懼，一方面以撫慰亡靈的儀式形成了倫理道德觀念；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們不至於對活人作祟，因而敬畏供養。若中國鬼魂的意象之一為去世的親人，兒童在喪親之後的心理治療中出現有關鬼的遊戲便可被理解；而榮格說鬼魂「是沒被回答、沒被解決和沒獲救贖者的聲音。」（1963/2001, p.252）指出了喪親對兒童造成的心理困惑，也呼應了人類對死亡的原始恐懼之投射。

參、兒童失去好客體的創傷與形成的情結

一、個人的心理創傷與情結

佛洛伊德曾經隱喻性地使用「創傷」（trauma）來比喻人類心靈，它就如皮膚組織一般，亦會遭受意外事件的損害（Freud, 1917）。他認為人類的心靈也有像皮膚或甲殼一樣的功能，可以包裹與保護心靈深處。其功能在於嚴謹篩選外在過於複雜的刺激，並維持內在的恆定運作。當此一功能被創傷事件擊潰時，會在個體潛意識留下痕跡，並使得防衛機制更為激烈與極端。

而榮格則以「情結」（complex）來理解人類個人與集體的創傷（Jung, 1966）。情結未必與生俱來，創傷、家庭互動模式、文化制約都可能造成情結。情結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個人創傷；二是與創傷相關的原型；三是社會的壓抑，例如性的情結。情結是內在的世界，擁有自主性，是心靈的實體，其核心是「意象」（image 或 imago），它也是主觀的，例如母親意象或者情結並不等於客觀的母親。情結屬於「個人」潛意識，每個人有不同的情結，雖然也可能出自於集體的因素，但其根本是來自於壓抑的記憶、幻想、意象和思想等，雖是潛意識的，卻會對意識造成影響。當意識被某個情結干擾時，便會造成焦慮的情緒。所以，外在情境會引發某些

心靈過程，而某些特定的內容聚合起來即會行動化。比如說，個人對某情境產生情緒和某種程度上的行為失控，事後卻後悔，這可能便是被自己所不知的情結控制所致。因此知道某些人的特定情結，就比較能夠預測情結反應。當某個情結被碰觸時，其反應經常是無法自我控制的，但大多數的自我是有能力在某個程度內淡化情結的力量。

從相對的角度來說，情結也可說是穩定的。個人置身某情結當中，會不斷以那種相同的模式造成個體的混亂。它對個體的作用，很像動物的防衛性本能，例如：猴子怕蛇，遇到就尖叫逃跑，或者奮勇攻擊，絕對不會冷漠以對。就創傷經驗而言，心靈受創後，可能因此經驗產生一種情結，一旦心靈被此情結佔據控制，碰觸到類似或者可類比後引發情境的狀況，便如同遇到創傷的本能反應，不是逃避就是攻擊的行動。總之，情結是內在心靈消化經驗後，將之重建為內在客體的殘留物，意即心靈無法消化的經驗，是被壓抑的記憶，而引發極端的防衛機制，例如本文所分析的兒童以極端的恐懼鬼作為不能思考父親死亡的防衛。

二、失去好客體的創傷：個人的好客體與集體的父母原型

在《紅鞋子》的故事中（Estés, 1995/2012），一個沒了雙親、獨自生活在荒野中的小女孩，失去了關係與連結，彷彿是天地間的孤獨者，是荒原的孤魂野鬼。她沒有鞋子也沒有身分，沒有關係也沒有認同，心靈如同無邊無際的荒野，找不到家。然而，作為一個有心靈能力的人，她還保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及創造力，所以會拾撿「碎布」給自己縫製鞋子，象徵著拼整碎裂的自我。但進行拼整的創作，卻也代表著客體關係是受創的。由於孤獨，她對客體（人）的關係的需要，轉為對無生命物體的依戀，在故事中，她有機會和人建立關係，但她也如過著荒原的日子，依然依戀著「物」——紅鞋子，似乎要認同死亡的雙親，自己也成為孤魂來確認她依然有父母。故事的終結，她還是成為連腳都沒有的孤魂，再度進入荒野。這是一個創傷的故事，述說著如 Kalsched（1996）所言的潛意識原魔（Daimon）的作用，在故事的開端，此內在原魔協助了孤魂女孩可以活下來，但當創傷無法轉化，原魔的負向力量即使在已安全的環境下也會造成重複的傷害，也可以以壞客體之概念理解原魔的破壞性。

以客體關係理論分析《紅鞋子》，可以看到紅鞋女孩因為重要他人死亡，可能覺得內在世界已經破碎。Klein 指出，「具破壞力與迫害力的內在父母（internal

parents) 常帶來焦慮感，如果分析治療降低了焦慮感，接著恨意便能降低，回頭也就再降低了焦慮。個案因此能夠修補與父母的關係，不論雙親已去世或仍在世。更有甚之，個案若確有抱怨，在某些方面，即能夠復原它們。擁有愈大的容忍度，即愈能夠在心理上安全地建構『好的』雙親形象，雖然『壞的』內在客體亦並存；或者借著能夠信任『好的』客體，而緩和了那些壞的客體所引發的恐懼。這些改變意味著，能讓他們體驗某些情緒——悲傷、罪惡感與苦惱，以及愛與信任——進而修通哀悼，克服哀悼，最後則克服了嬰兒期的憂鬱狀態，那是他們在嬰兒期所做不到的事。」(1992, p.342)

Klein (1992) 認為「哀悼」(mourning) 是愛多於恨，憂鬱則是恨多於愛。儘管 Klein 提及，不管父母存歿，都有機會修復內在父母關係，但紅鞋女孩的內在資源極端匱乏，甚至連「抱怨」也沒了。因此，在如此的情緒脈絡下，她幾乎沒有任何內在資源去進行「哀悼」，而缺乏理想化自我客體是造成無法哀悼的理由 (Kalsched, 1996)。在哀悼的治療過程中，提供個案被涵容的經驗是最重要的歷程，個案在不被回憶所擊倒的狀態下，能夠去思考創傷及對他們的意義，它包含了對創傷事件有關的情緒衝擊進行重新修訂及釋放，這些情緒可能是恐懼、憤怒、罪惡感等，而治療師是儘管在內在受到強烈情緒衝擊之反移情，及焦慮的狀態但依然可以思考與反映 (Garland, 2002)。仍有能力在潛意識層次提供個案有如一個主要照顧者能給予嬰孩之穩定力量，而能逐漸幫助個案重新建構足夠的心智空間，重新建立理想化的自我客體，所以可以相信所處的世界雖有災難，但內在的好客體可以存活下來，透過此過程，可以哀傷自己所失去的，卻還存有比恨更多的愛來面對人生。

就榮格心理學的原型論 (Neumann, 1970) 來說，幼兒雖然尚未形成自我意識，但內在卻先存在著集體心理，也就是已經有了父母原型，但此原型還會持續發展。兒童與父母、祖先，以及父母原型等，以潛意識的方式連結，每個父親的背後都有著「神」、「上帝」的原始意象，母親背後則是「大母神」(Magna Mater)，孩子會被這集體原型所控制，把它投射到實際父母身上。父親原型與個人面向整合而成的父親意象，具備外在真實形體以及內在虛擬形象。影響孩子與父親連結強弱程度的因素，包括了真實的功用與想像的期待，比如個人對自己父親的期待，他是強壯還是脆弱？有幫助的或者沒有幫助的？是否做了或沒做到孩子的期望……等，這些真實人性因素交錯複雜建構成個人父親原型意象的那部分。孩子的內在父親內攝了真實的父親及原型父親，也形成內在客體關係的一部分基礎。陽性內在父親象徵了個人

與權威的關係，也關乎執行自己的權威之能力，正向的內在父親原型和兒童勇氣、力量、決定之能力有關；而負向的則和僵化的道德標準，極權主義，強迫性的思考與行動有關。

個體為了建構自尊及與人連結而內攝父母形象，然後逐漸發展內在聲音，出現屬於自己的權威，產生可以獨立判斷的能力。但從超我發展到獨立判斷，需視存在於個體與其內在父親及權威之間的空間有多少？空間太少時，個人權威無法發展，但太多則會武斷，或者終身渴望他人的支持。

三、父親情結、父親原型意象、集體潛意識與內在壞客體以投射的鬼魂意象呈現

Klein 使用分裂（splitting）的概念，說明客體可以被嬰兒分裂成「好」的客體和「壞」的客體。所謂好的客體就是令嬰兒挫折或者是討厭，或者覺得是憤怒的照顧者；好的客體就是讓他感到愛，是溫暖的主要照顧者。但這個讓幼兒覺得是好的主要照顧者，或者挫折的照顧者，其實都是同一個人。兒童可以用這種心理分裂的能力，將好的和壞的照顧者在心裡面區分開來，以減少對主要照顧者衝突的感覺（St. Clair, 1986）。

Klein（1975）認為，嬰兒會因著自己的投射，將客體分裂為好的客體和壞的客體，經內射後，也會在心裡分裂成為好的內在客體和壞的內在客體。當兒童的分裂越來越成熟，就能夠正確的辨識出母親是個完全的客體，外在的這個客體同時擁有好的部分以及壞的部分。也就是說，兒童更有能力去把自己對母親的分裂想法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概念。而一個好的內在客體也會漸漸的被比較堅定的建立起來，安全感也可以增加，兒童同時也更有能力接受內在好的與壞的客體是同時存在自己的心靈世界裡面，也就是說，自己也擁有好的部分和壞的自體（Segal, 1973）。而當兒童失去好客體的創傷出現時，無法被消化的經驗，透過心理治療，便可在諮商室中以壞客體的像被投射出來。而其中常見的便是以惡的、驚嚇的鬼魂、惡魔等出現（Kalsched, 1996），榮格所說那些「是沒被回答、沒被解決和沒獲救贖者的聲音」，亦可以解讀為被兒童分裂出來的內在壞客體。

肆、出現鬼魂意象在兒童諮商室中的可能意涵

兩位兒童均與作者進行心理治療超過一年，作者將在每一段的分析中，以遊戲的片段來解釋治療的歷程與理解，及兒童的反應。

一、不能聽到「鬼」字的雅雅

雅雅七歲，父親在她六歲半時因病離世。父親的生病是個意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死亡。雅雅的母親在丈夫過世後，如常地過日子——上班、照顧小孩，努力維持生活的穩定。她自述盡量不去想丈夫離開的事，對於現實有著不堪回首的無奈。丈夫突然病發到去世的半年間，她彷彿走過一趟地獄，只想封存那恐怖的記憶，而可以和孩子們活在現世間。她告訴孩子，爸爸去天上了，會在那裡等全家人。但實際的生活並未被母親刻意維持穩定的努力而在常軌中進行，雅雅越來越黏媽媽，原本自己睡的她，開始要求和媽媽及三歲的弟弟同房，也越來越困難自己獨處於家中的某一個空間中，執意屋內燈火通明，不可以有黑暗的地方，洗澡、上廁所都要求不能關門。母親花了很大的力氣後，才明瞭雅雅是怕「鬼」，甚至怕到不准任何人說出：「鬼」——這個字。

由於雅雅並未真的目睹鬼魂，所以她怕鬼的意涵主要是內在的，可以分成以下四個方面討論：

（一）兒童以怕鬼的形式內攝母親無法哀悼父親的離去

雅雅的母親在丈夫去世後，絕口不提自己的哀傷、擔憂、恐懼，或憤怒，維持穩定的生活雖是適應創傷重要的步驟，但她這些無法消化的情緒，卻可能以潛意識方式傳達，被雅雅吸納進入潛意識，再以怕鬼的方式投射出來。投射作用使雅雅將內在本能刺激視為外在客體的威脅，將來自內在危險的焦慮置換到外在世界。失去父親是家庭真實的生存危機，不管是在安全、自由、經濟、發展等各個層面，皆產生損害。母親隔離了內在翻騰的焦慮感，卻在孩子的內在產生影響，與小孩內在本身正在發生的毀滅感交互作用，焦慮與毀滅不斷被強化，已瀕臨失控，令孩子十分恐懼。與內在衝突相較，現實的外在危險反而比較容易處理，所以，雅雅藉由內攝

母親未消化的情緒，以及用怕鬼的形式投射出來的方式，得以跟媽媽重新產生真實連結互動。此舉不僅可以幫自己，也可協助母親消化涵容失去家人的焦慮。因此，怕鬼的雅雅其實是在藉由內攝一個真實的（好）客體，喚醒母親的關照，再透過與母親同睡或帶她來看治療師等行動，以協助重建家庭。以下面的摘要例子說明之：

雅雅：你知道的，什麼都可以說，就那個字（鬼）不可以。

治療師：什麼字可以寫嗎？

雅雅：就「ㄍㄨㄟ三聲」。

治療師：你好害怕，不知道那是什麼，有一段時間了。

雅雅：不只怕，是嚇死。所以都黏著媽媽。就爸爸去住天堂之後吧。

治療師：爸爸去住天堂，離開你，對全家都是很悲傷的事。

雅雅：可是媽媽說天堂很好，爸爸在那裡等我們，要為爸爸高興，他不會痛了。

治療師：爸爸在天堂可能很好，所以你不該難過、不敢思念，怕妳傷心難過，媽媽也難過了。

雅雅：有時想念爸爸，就想什麼時候才可以死掉，就可以看見爸爸……好像還要好久（流淚）。

治療師：有爸爸在身邊和沒有他在身邊，差好多。

雅雅：……就沒有人保護我，保護媽媽和弟弟……（流淚）

治療師：怕「ㄍㄨㄟ三聲」好像是個好方法，你就可以捉住媽媽，確定不會再失去她。

雅雅：我看住她了，而且到處都亮亮的（不准家中關燈），就不會有（鬼）。

治療師：好像「怕」「ㄍㄨㄟ三聲」是你可以跟媽媽說的；想念爸爸，很傷心，害怕沒人保護，或生氣爸爸去住很好的天堂，是說不出來的。

雅雅：……（流淚）。

治療師：媽媽帶你來，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想念，在這說，在這裡傷心。

雅雅：……媽媽也有老師……（母親的個別諮商）

治療師：你希望媽媽的老師也會幫忙她。

（二）兒童以怕鬼的形式成為母親的伴侶

父親驟然離去，等於拋棄了全家。雅雅經歷失去父親的無助感，認同吸納母親失去伴侶的孤單與茫然，因此用怕鬼的「理由」要求與母親同睡，在潛意識中不僅取代父親陪伴母親的心理位置，也得以確認不被排除在母親和弟弟的關係之外。她已經被父親拋棄，無法再忍受被母親與弟弟排除。如此也可因母親真實客體的愛與存在，幫助減弱雅雅對於內攝（潛意識意欲吞噬）母親客體的害怕與罪咎感。以下面的摘要例子說明之：

雅雅：……就很生氣為什麼弟弟可以跟媽媽睡，以前他也自己睡。我比較大耶，我才可以保護媽媽。

治療師：你覺得媽媽和你一樣孤單需要有人陪，以前是爸爸陪她，按順序排應是輪到你，不是弟弟，而且和媽媽睡，你也不孤單了。

雅雅：那我們可以三個一起睡啊，而且我怕有「那個」（鬼），媽媽說床太小，買大一點的就好了。

治療師：以前有爸爸媽媽，現在只有媽媽，所以可以真實抱到媽媽、摸到她很重要，這樣你就可以確定她不只和弟弟一國，也和你一國。

雅雅：……對啊。

（三）以怕鬼的形式保留內在好父親的客體，而投射出壞父親的客體

創傷之所以形成，是由於悲劇事件擊潰了既存的防衛機制，更確認了內心深處的焦慮。當處於對內在「好客體」，或者對所處世界的信賴感粉碎之際，由於喪失了對外在世界可預測性，失去對客體（不論內在的還是外在的）保護功能的信心，個

體內在會產生對於壞客體殘酷力量的恐懼。當外在事件不斷證明內心世界的恐懼與幻想，特別是好客體（內在與外在）無法提供保護時，個體會感受到死亡與個人被毀滅的迫近，這種感覺是非常真實的。以雅雅為例，父親去世的真實，證明了本來就存在潛意識中死亡恐懼的幻想，雅雅內在壞客體父親的摧毀力量使她恐懼，那是死亡的力量。當外在的真實客體還存在時，雅雅不需害怕自身內在的壞客體，因為真實客體可以證明以內在壞客體的摧毀力量還不足以使真實客體消失。然而，當父親真的被死亡奪走，雅雅便無法承受了。壞客體的摧毀力量成真，令雅雅驚恐。為了保護個體不會被這種恐懼擊垮，雅雅只好將壞客體投射至鬼魂想像上，而在心智世界中，存留下可以保護她內在好客體父親。以下面的摘要例子說明之：

雅雅：……爸爸會陪我和弟弟玩啊，弟弟很皮，會被揍，我比較乖。

治療師：只有弟弟被爸爸揍過喔。

雅雅：……我也有啦，我沒寫完功課，他很兇喔，很恐怖，眼睛大大的……，可是我都忘記了啦，就寫完功課就可以玩。媽媽給我們看以前去玩的照片，要記住美好的回憶……。

治療師：你也說「那個」超恐怖，好像只能記住和你玩的好爸爸，那個兇爸爸就丟給和「那個」同一國去了。

雅雅：……你這樣說好好笑，那好爸爸就和我同一國。

（四）個案的父親情結之展現

如前述，榮格指出靈魂與鬼魂在本質上的類同，靈魂與肉體並存，肉體不在後，靈魂則成為鬼魂。靈魂轉變成為鬼魂後，能量不會消失，榮格視之為「潛意識情結的顯現」（Jung, 1966, p.185），經過投射，顯出惡的意象。

通常「夠好」（good enough）的父母比較能注意、涵容並消化兒童的經驗，有助於兒童形成有利的內在情境及心智的成長。那些未被父母接納的經驗可能會走向分裂（split off），有時還會對生活造成衝擊。雅雅父親過世後，其震驚無法透過母親幫助而被消化時，雅雅就可能被父親原型的消極面所控制，此消極面的典型就是「潛意識情結的顯現」，就是鬼魂。這時，雅雅潛意識的能量溢出，以精神官能症

（neurosis）的形式出現，怕鬼便是雅雅的症狀。至於和母親的關係，依原型與客體關係理論的原則解釋，雅雅幾近強迫性的黏附母親，乃至於在日常生活中對母親無所不在的控制與要求，是因為孩子內在父親與陽性面的權威關係有關，正向的內在父親原型出現勇氣、力量、決定之能力，負向則是僵化的道德標準、極權主義、強迫性的思考與行動等。雅雅因失去父親的創傷無法消化，而被父親原型消極面所控制，因此出現如母親所言「我先生在時都還沒有管我這麼多」的威權狀態。

雅雅：……反正她（母親）就是要等我，（上廁所不能關門，母親去廁所，亦不准母親關門）這就是規定……

治療師：聽你說了好多你的規定，好像你變成大人，媽媽變成小孩，要乖乖聽你的話，像你說你和弟弟要乖乖聽爸爸的話一樣。

雅雅：（開始說對媽媽的擔心）媽媽開車會迷路，以前爸爸不會；有黃燈就要停，爸爸說的；弟弟很皮不聽話，要處罰他啊……

治療師：好像你變成爸爸的替身，還是代言他的人，所以，連媽媽都要聽你的，好像這樣爸爸就還和你們在一起。真的要讓爸爸住在天堂，太痛苦太困難了，好想再抱抱他，也被他抱抱……

雅雅：（沉默，眼紅）你想，他真的在天堂等我嗎？

治療師：好想爸爸，等待好困難，等太久也會生氣，而且好怕他會不會跑去別的地方，不在天堂等你。

二、消失在診療室中的皮球

球球是九歲的小男孩，記憶中的爸爸長年處於病中，直到他五歲時離世。生前的爸爸沒有工作，經常待在家裡，與球球相伴，他覺得自己是爸爸帶大的。他們家裡有個籃框，爸爸會陪他玩球，也陪著他閱讀大量故事書。五歲的某一天，爸爸突然昏倒，緊急送醫後，不幸去世。球球記得去醫院看爸爸時，學會看儀器上的數據，確認血溶氧量。球球會躺在爸爸的身旁和他說著悄悄話，只是不知他聽到多少？爸爸離開後，他感覺自己變得不一樣了，失去了生氣，對學習和閱讀也不像爸

爸在世時那麼起勁。

球球喜歡看恐怖片，不是血腥暴力的驚悚片，而是懸疑詭異的鬼魅片。球球常在諮商室中以各種不同方式玩球，例如，對牆投接球，製造籃框，投球入籃。在初期的一次治療中，球球如往常，在兩手間來回傳遞那顆他慣常玩的球，但一個失手，球突然掉進置物櫃與牆間的縫隙中，球，就這麼憑空消失！他和我同感到驚訝，但卻怎麼也找不出那顆球。我回應：「突然消失與找不著的震驚，就如失去爸爸一樣。」這句話開啟了球球對爸爸、鬼、魂及天神的想像。球球說他相信這裡（指諮商室）有另外一個空間，牆與櫃之間的縫隙是進到黑洞的路。他不確定爸爸現在在哪裡？或許，不在天上，因為他不是神；或許，輪迴去了，但如果是這樣，他將永遠失去爸爸；或許，他也不是在地獄的餓鬼，因為爸爸不是壞人；或許，靈界可以分好多層，不同的鬼魂遊到處遊走，但是他不知道爸爸在哪一層？所以他不知道爸爸在哪裡……。我回道：「不知道爸爸的靈魂在哪裡，你也彷彿迷路了，就像鬼片中的懸疑情境，你想找到答案，知道爸爸靈魂安歇的地方，你才能安心。」

諮商室裡發生了難以用物理現象解釋的事件，但卻開啟了球球對鬼魂的想像，因此得以分析詮釋，釋放出潛意識所傳達的意涵。

（一）消失的球帶領進入潛意識的心理空間

1909 年，榮格與佛洛伊德間也曾經因為對於神秘現象的看法相左，爭論中，卻發生屋裡書架發出難以解釋的巨響的事件，更不可思議的是，榮格不假思索地預言，同樣的現象還會再發生一次。果然，他的話語剛落，書架又出現同樣的巨響，榮格解釋道，不可思議的書架巨響，是因為他們的爭議催化了外在事物出現的反應，也就是精神潛意識對於物理世界的影響（Jung, 1963/2001）。以榮格與佛洛伊德親歷的書架巨響事件，來對照諮商室中皮球消失事件，不可解的物理現象只得暫時忽略，改由潛意識影響的方向進行詮釋。

當榮格想說服佛洛伊德跳脫唯物主義以及實證主義的囿限來討論靈異現象時，佛洛伊德不時嗤之以鼻，榮格強忍情緒，避免正面衝突，這時候的神秘現象來得「正是時候」，令佛洛伊德震驚到啞口無言。這不禁讓人想起中國《晉書》上的一個故事：晉朝人阮瞻善辯，不信有鬼。有天來了個持有鬼論的好口才客人，跟他辯論了起來。客人在言語上落居下風多時，只好現出原形，表明自己就是鬼後，隨即消失。當時，阮瞻也跟佛洛伊德一樣不知所措、啞口無言！

在球球的案例中，物質的皮球憑空消失，象徵傳達意識難以表達的話語，就跟苦於言辭的榮格和阮瞻的客人一樣，也就是潛意識強烈想說話，但卻被意識阻撓，有口難言。榮格難言是因為不願與佛洛伊德正面衝突；阮瞻的客人則是詞窮。他們都面臨到意識的窘境，所辯論者是有沒有鬼的大原則，無法被意識面面俱到與合理表達。而相信有鬼的球球並沒有意識上的阻撓，但一樣面臨意識無法表達和理解的問題。他想知道的，是已經不在人世的父親想說些什麼？也就是球球自己內在需要被回答以及被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再換個角度，還可說是被潛抑無法被整合的陰影是什麼？球球愛看懸疑鬼片，正象徵著在尋找另一個世界的答案。以下面的摘要例子說明之：

治療師：那你都看哪種的鬼片？

球球：不是那種血腥的，是那種懸疑的，要找、要猜問題的答案那種，想知道他們（鬼）在想什麼？在做什麼，有時候還沒演到結局，我就知道了。

治療師：你和他們的世界不一樣，當你知道結局，你就安心了。就像你覺得爸爸現在和你在不同的世界，你也想知道更多他的世界，就像我們之前說的。

球球：（點頭）他應該就在中間那層吧，和祖先在一起。

治療師：有時，沒有他的日子，好孤單，會想念他，不知道他會不會也很孤單，如果是和祖先在一起，就比較有伴。

（二）以身體活動認同父親客體

球球的疑惑與茫然是非常真實的，當外在實體父親客體消失，目前內在所存留的父親客體意象，是過去常與他玩球的父親？是臥病在床的虛弱父親？躺在棺木中沒有生息的父親？或飄移在黑洞中的鬼魂？或者，根本就是這些所有客體的集合體？他不希望父親消失不見，不能忍受父親「輪迴」去了，因為那代表了外在客體與內在客體的表徵完全消失。這也成了球球最需要被救贖的部分，他需要父親以某一種身分存在他身體的裡面或者外面。

球球初期在諮商室裡不停地玩球，重複著與父親過去一起從事的活動，藉以將鮮活的父親意象存留在身體裡面。他無法允許自己停止玩球，歇止就如同死亡。休息的間隔猶如牆與書櫃間的縫隙，意識心智狀態在無預期的狀態下，便掉進無法定錨的潛意識黑洞中，而消失無蹤。

球球以身體過動的活力防衛無法被確認的鬼魂父親，但終於被潛意識所吞噬，象徵活力以及父親連結的皮球掉進黑洞了。父親的鬼魂於是「顯現」，依照榮格的推論，這些死者片段的能量，會與生者的靈魂產生連結。果不其然，到了治療的中期，球球一反先前的活力十足，來到諮商室裡卻顯得意興闌珊、毫無生命力。他經常抱怨疲累，似乎連呼吸都費力。顯然他的潛意識已經和父親產生連結了，正以自己身體重演述說著父親臨終前的疲憊，「每一口呼吸都困難」正是父親臨終前的狀態，他藉此找回與父親的連結與認同，用身體同理了父親的疲倦，於是可以理解並原諒父親不得不然的離去。從這裡開始，球球可以進入尋找鬼魂父親的階段。以下面的摘要例子說明之：

球球：……好累喔（躺在椅子上，要用力呼吸，且沉重緩慢）。

治療師：你想到什麼？

球球：（沉默）爸爸在醫院，很多管子，有螢幕，我會看數據……，他每一口好像都很累……。

治療師：陪爸爸在醫院，有好多感受，看著數據，希望爸爸可以正常呼吸，可以好起來。看著那麼多管子，知道爸爸也呼吸得很辛苦。

球球：嗯……（沉默，繼續沉重用力的呼吸著）……好累（望著牆壁）。

治療師：彷彿，你可以懂爸爸躺著的心情，需要像你一樣用力呼吸著，但好累好累。

球球：……嗯。

治療師：或許你好掙扎，是要留住病床上的辛苦爸爸，這樣你可以抱到他；還是，讓他到另一個世界可以沒有病痛，不會那麼累，但你再也摸不到他。

球球：……嗯（沉默），休息比較好吧。

治療師：也不知是不是當你這麼累時，你好像也變成爸爸的分身（對父親的認同），彷彿爸爸還在身邊。

球球：……嗯（沉默），他應該在這裡吧，從那裡（指著球消失的牆縫）進去的另一個世界……

（三）鬼片成為千里尋父的路徑

球球喜歡看懸疑鬼片的習慣在父親死後出現，我們不難理解，這類影片可以成為他思考父親鬼魂生命的參考座標。他正處在失去舊認同（活著的父親），與到新認同（死去的父親何在？）的中間過渡地帶漂浮游蕩著。如同《奧德賽》（Odyssey）中的主人翁奧德修斯（Odysseus）在海上漂浮 10 年，歷盡千辛萬苦，就是要從攻打特洛伊城英雄的舊認同，過渡至回到伊薩卡（Ithaca）故鄉的國王、丈夫，以至於父親的新認同。

球球雖然失去真實的父親，但卻踏上尋回父親意象的歷程。他潛意識地歷經生與死之間的過渡，想像著鬼魂的生命與居所。原先的心中父親意象死去，過渡性地生出鬼魂的意象，但卻還未能確立那是父親的鬼魂，因此產生恐懼。他接下來要走的歷程是重新擁有永生不滅的父親意象，為內在父親客體找到安居之所。而在尋找父親鬼魂的歷程中，球球必須打敗他心智中的死神原型，確實，他也透過遊戲的方式與死亡激烈地戰鬥著。

以下面的摘要例子說明之：

球球：這是一座永恆城堡，旁邊有無數的戰士在保衛著城堡，城堡有許多層，最底下一層封印著死神……

治療師：死神被封印著，好像很安全。

球球：一開始他們打鬥得很厲害，他們要和死神不斷的打鬥，也要和死神的隊伍打鬥，人類也受到攻擊，他們失敗了許多次（個案在沙盤中不斷讓戰士、人類和死神激烈的戰鬥，也和死神隊的士兵對戰，最終戰士擊退死神士兵，而死神被封印，並在上面印上城堡的大印）……

治療師：死神好像永遠被封印了。

球球：嗯……不是，當他被封印五百年後，這封印會被拆封，戰士會再度戰鬥。

治療師：所以，城堡會有五百年的和平日子，他們知道死神不會死，但有和死神戰鬥的經驗了。

球球：……嗯，他們現在派戰士守護封印就好，但他們也要訓練下一代的新戰士。然後，人類也會再受攻擊，所以也要訓練，可是可以休息五百年。

如前所述，父親意象的背後有著「神」、「上帝」的原始意象，母親則是「大母神」，這些集體原型於兒童內在運作著，投射到父母身上。「死神」代表「神」或「上帝」的父親原型的消極面，是摧毀、是殘酷也是吞噬，是從內在好客體中被分裂出來的壞客體。但當「死神」的原型意象出現在球球的治療歷程中時，他的潛意識中所掙扎的就不只是個體層面的「壞客體」，也是人類對死亡議題集體的恐懼與無助。球球在治療後期，開始玩建築城堡的遊戲，強調自己正在蓋著無法被攻破的堡壘。城堡上有著無數的戰士對著敵方（人類）進行猛烈的攻擊，人類毫無選擇，需要奮勇抵抗。這樣的遊戲被詮釋為對死神的反擊，堅不可摧的城堡是為了禁錮死神，但死神卻也不會真正被封印，他總有持續攻擊的能力，而人類對死亡戰鬥也永遠無法止息。

球球開始治療時曾經處於不斷運動狀態，初期時的象徵是保存活力，留住父親生活著的意象。而由於一不留神的稍歇，與父親的連結便被牆與書櫃間隙內死神的吸力拉進黑洞，讓他開始意識到、也經歷到父親的死亡過程，更從懸疑鬼片中找尋到鬼魂的定位，為父親找出死後的位置。以至於後期的建築城堡，則是更深入到原型的層面，象徵圍堵死神。但這已經不單單在回答父親去處的問題了，因為與敵人正面遭遇，就是承認敵人的存在。球球承認了死神，找到父親的去處，而透過這樣的努力，父親的意象也就重生了，他體會到父親沒有「死」，只是被死神帶進入另一種生命的型態——以可以和生者靈魂連結的鬼魂的方式繼續活著。

伍、結論與建議

一、重要外在客體的失落對個體內在好客體造成的傷害與修復

佛洛伊德把失去外在客體後的哀悼，和因為矛盾感受而產生對內在客體不正常且迫害性的關係與憂鬱連結。他認為「哀悼」是為了倖存者自己，為了他所失去的世界、所失去的生活以及所失去的認同（Freud, 1917），而 Bion（1962）則指出，飢餓的痛苦對嬰兒而言並不是「餵養客體」（母親）的缺席，而是攻擊性客體的出現。也就是說，個體對於內在客體的良善與力量的信任感遭到破壞，而內在壞客體的惡意與力量卻不斷的增強，此攻擊性破壞了受創兒童的與客體連結與思考自身經驗的能力。Klein（1940）總結道，如果個體在自我（ego）已自行建構完成之時，失去了好客體，卻沒有機會哀悼好客體的失去，其結果將是個體的人格將逐步走向退化（deterioration）。而本文的案例說明中，因著父親的去世，「死亡」本身就是攻擊性的客體，而心理治療的過程創造心理空間，協助兒童在受創中依然可以感受與思考來哀悼失去的父親，並再度以不同的形式與父親連結，內化父親的意象。

對嬰兒與兒童而言，「篩選刺激」的功能在正常情況下，是由母親或照顧者敏銳地替寶寶代為執行，保護他們免受環境與情緒上過度的干擾。有時當現實狀況遠超過個人所能掌控的狀態時，防衛機制也會相對比較激烈極端。個體同時面對來自於內心深處與真實世界所帶來強大而令人窒息的焦慮感，原始的恐懼感、衝動與焦慮重新恢復了「生機」（Garland, 2002）。在案例中的雅雅和球球對於鬼意象的恐懼及偏好都是因為個體要控制喪親後的失控感而產生的激烈防衛機轉，來保護自己不被已被激化的原始恐懼所擄掠。

而在和足夠好的主要照顧者（good-enough mother）相處的關係中，嬰幼兒學習內化和可以忍受的憤恨經驗搏鬥，而重要客體也不會因嬰幼兒的殘酷的攻擊而毀滅，他也有機會補償及修復和客體的關係，不會被罪惡感擊垮，這些心理修復機制也是在潛意識中進行。然而，對在持續的惡劣經驗中長大的嬰幼兒而言，這世界持續是一個邪惡、不人性的形象侵略和破壞的能量會被內化在其心智世界中，以致即使外在客體已經不再傷害個體，個體仍會被自己的內在客體持續的逼迫造成持續的

創傷。因此從當事人對於好客體提供保護的能力喪失信心的那一刻起，在其人格上就已發生長遠而不可磨滅的影響，而這也是心理治療的核心目標——搶救受創兒童內在的好客體，修飾兒童內在的壞客體。從本文的案例說明中，雅雅對於鬼意象初期的極度恐懼，即可明白鬼意象成為雅雅無法整合的壞客體持續的壓迫她；而她也曾是不聽爸爸話的壞小孩（對父親的攻擊），故當父親形體消失時，雅雅也失去了在現實世界中和父親有持續的補償與修復的經驗。

客體關係論認為，創傷經驗會傷害一個人好的內在客體（保護與信任），而讓壞的內在客體功能增強（冷漠、破壞），讓主體產生負向經驗與退化。創傷經驗也會影響到內在記憶結構的語意網絡模式運作，使當事人發展出恐懼的結構。對大多數個案而言，充其量只是在創傷經驗發生的急性反應過後，獲得暫時而表面的平靜。要能對於受到創傷的當事人有所幫助，必須藉由「修通」（work through）而非「圍堵」（wall-up）的方式（Garland, 2002）。在本文案例中，透過了解並語言化兒童的遭遇，並將其對於事件的記憶與了解，與本身既存的意識經驗加以整合，同時探索喪親事件與記憶對於雅雅和球球的意義，才能讓兒童理解並思考自己「為何會有如此的反應」。

二、榮格心理學的創傷以原魔的投射呈現

榮格心理學認為健康心靈的發展過程過程需要依賴個體內在的自性（Self），其自性本身所擁有的對立性之原型特質和實際生活經驗的交織，逐漸地將潛意識的原型人性化（humanization）並整合。Kalsched（1996）以原魔（Daimon）來描述當兒童受到創傷時的原型自我保護系統（Archetypal self-care system），即以原魔之意象作為心靈分裂防衛機轉的擬人化形象，當兒童的潛意識與意識對立或分歧之時，即是原魔的活躍時刻，不論是雅雅或球球以鬼的形式展現創傷，即是此類自我保護保護機制，將不可理解的部分投射至鬼議題，而讓自己可以繼續生活下去。不過將心靈分裂運作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外在的經驗可能被遺忘，但內在情緒會不斷被創傷纏繞。誠如榮格所言：「創傷情結帶來心靈的分裂。情結擁有自主能力，不受意志（will）的控管，自主地表露其獨立性，甚至與意識的意向相反：他強行、專橫地闖入意識。情緒爆發是對個體完全的侵略，像是軍隊或野獸的攻擊。我多次觀察到典型的創傷情緒以危險的野獸形式呈現在夢中——當他從意識脫離時，會以一種攻擊的形式呈現其自主性。」（Jung, 1966, p.131）。

本文所敘述的個案，均涉及鬼魂議題，儘管害怕、迷惑，但都不是他們意識所控制的；雅雅面對鬼魂議題驚恐不已，而球球則是迷惘耽溺。他們都在生活上失去活力、被卡住、強迫性地重複某些行為，感覺是挫敗而無希望的失控，而記憶也彷彿出現破洞，無法完整述說失去父親的經驗。但透過理解了魔或鬼的雙面性，就可以解釋個案失控的外在現象，以及內在尋找出路的努力。他們透過鬼魂，給所失去的父親一個心理位置；但鬼魂意象卻也成為兒童心理自我攻擊的一部分，對他們自身產生威脅感。當個案理解了鬼魂的心理意義，就不需要以分裂的自我保護機制控制自己的內在及外在世界，例如，雅雅以怕鬼控制母親，球球一直看鬼片控制失父的痛苦，如此的理解讓個案有機會將分裂與投射至鬼身上的情結整合回自身。因此，幫助孩子可以再度與逝去的父親有情感上的真實連結，不需以鬼形式給父親一個心理位置，也有機會與存在的母親連結而非因驚恐而控制她們。

三、對未來研究與實務工作的建議

經由上述對於榮格分析心理學的概念與精神分析典範下的客體關係概念的論述，再佐以治療案例的討論，對於未來在研究與實務工作有以下四個建議：

（一）古老典範再相遇的可能性：

佛洛伊德傳統精神分析學派否定鬼魂等神靈現象的存在，佛洛伊德對之一概以性慾驅力的變形、幻覺強解，佛洛伊德認為榮格看不到性慾的價值；而榮格對於佛洛伊德執著於性驅力的單一詮釋非常不滿。榮格以為性慾雖然重要，但應該超越個人意義與生物學功能，「去探究其神靈方面的內容與神秘含意，達到解釋佛洛伊德醉心於此卻又未能把握的東西。」（Jung, 1963/2001, p.223）榮格與佛洛伊德對神靈現象態度的不同，也是兩者分道揚鑣的關鍵因素之一。榮格深入神鬼現象，認為這是人類集體潛意識的顯現，是他研究的興趣所在。而佛洛伊德雖不全然否認集體潛意識，但傾向於不可知論，免於太過脫離科學典範、涉險冒進，而危及其精神分析限制在個人潛意識裡的性慾因子解釋力的根基。然而，精神分析典範與榮格分析心理學是西方最古老的心理治療典範，經過後現代的再理解，及時空與典範的持續發展，或許可以逐漸找到彼此相補充之處，而不只是相異之處。例如，靈性是現代人類面臨的議題，而且是傳統精神分析學派無法觸及的領域，而個體原始嬰幼兒的人類心智世界是古典榮格分析心理學所忽略的，但靈性不只是人類集體的潛意識現

象，更以不同的變形體展現在個人身上，由本文的兒童個案即可看出，因此，經歷了分裂的兩個重要典範，或許可以再相遇而增加人類對自身生活經驗及創傷經驗的理解。

（二）以單一案例分析歷程的可能性

本文以兩個理論典範理解兩個案例中的鬼魂之特定議題，其優點是可將特定的議題凸顯出來，但卻無法綜觀整體治療的潛意識轉化為意識層次的歷程。當然要取得單一案例的治療內容在實務上、倫理上及繁重資料處理上都是極高的挑戰，例如在本文中，家長只允許部分治療內容的使用，且潛意識的轉化至意識層次並非立即可見，故會有治療脈絡上的斷層，若有單一完整治療資料可被解析，即可以較完整的透視脈絡上的連貫性。

（三）嬰幼兒觀察的訓練協助對潛意識心理機制的敏覺

嬰兒觀察是針對兒童心理治療所提供的一種基礎訓練課程。西元 1948 年，John Bowlby 邀請 Esther Bick 於塔維史塔克（Tavistock）中心規劃兒童心理師的訓練課程，開啟了嬰兒觀察做為兒童心理治療師訓練課程的序幕（Green & Stern, 2000）。兒童的心理素材比成人更難了解，因為不論是內容或表達方式都較原始，需要具備更多潛意識在原始層次的知識才能理解。Bick（1964）認為兒童治療師必須跟兒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一起置身於即將要發生某種事情但尚未發生的黑暗中，直到某件事突然從深處出現而照亮了黑暗，或是給予一個詮釋但尚未看到這個詮釋對於結論的關聯，這些都需要兒童治療師依賴自己的潛意識，以提供線索去了解兒童的遊戲及非口語溝通的意義。因此，嬰兒觀察的課程便是希望能協助治療師增加涵容自身焦慮的能力，並能進一步理解兒童的遊戲及非語言行為的意義。而此訓練已經在許多國家進行，包括舊金山的榮格學院，這也是精神分析典範和分析心理學典範相遇的另一例。在臺灣，目前只有極少數的兒童治療師有此訓練，為了幫助臺灣的兒童治療師增加敏覺潛意識的能力，以及涵容治療中自身的焦慮，在實務及研究上如能將此訓練納入規畫之中，對於兒童心理治療師的訓練及潛意識的運作將有更深的貢獻。

（四）教育現場與創傷兒童的連結

因為社會的變遷，家庭結構的改變，兒童可能經歷的親人離異，最嚴重的是喪

親，而離婚、家庭暴力或其他的家庭變故都可能使兒童陷入單親的狀態，雖然單親不一定造成兒童的創傷，但缺乏支持的單親，則是造成創傷的危險因子。以人類原型的概念，學校系統是父親原型協助下一代紮根與管教權威的展現，教師則展現著傳遞文化的父親原型與保護滋養的母親原型，因此，當兒童經歷家庭喪親的創傷時，學校系統提供對家庭的支持，老師提供對兒童持續的關注，都將以人類父親與母親原型的力量支撐兒童在現實上有較多保護的外在客體，透過內攝和這些外在客體實際的生活經驗，也保護了兒童遭逢喪親創傷後的內在好的客體。

參考文獻

- 王溢嘉（2006）。中國文化里的魂魄密碼：探究中國人的靈魂觀念。北京：新星出版社。
- [Wang, Y. -J. (2006). *Soul password in Chinese culture: Exploring Chinese soul concepts*. Beijing: Nova Press.]
- 龔鵬程（2000）。若有人兮山之阿。聯合文學，190，156-165。
- [Gong, P. -C. (2000). There seem to be a man in the deep mountain. *United Literature*, 190, 156-165.]
- Bick, E. (1964). Notes on infant observation in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In M. H. Williams (Ed.), *Collected papers of Martha Harris and Esther Bick* (pp. 240-256). Strathray, Perthshire: Clunie Press.
- Bion, W. R. (1962).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London, UK: Tavistock.
- Estés, C. P. （2012）。與狼同奔的女人（吳菲菲譯）。台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1995）
- [Estés, C. P. (2012). *Women who run with the wolves: Myths and stories of the wild woman archetype* (F. -F. Wu Trans.). Taipei: Psygarden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 Freud, S. (1917).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J. Strachey (Ed.),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1914-1916) (Vols. XIV):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apers on meta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pp. 237-258). London, UK: Hogarth Press.

- Garland, C. (2002). *Understanding trauma: A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 (the tavistock clinic series)*. London, UK: Karnac Books.
- Green, A., & Stern, D. (2000). *Clinical and observational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Root of a controversy*. London, UK: Karnac Books.
- Jung, C. G. (1963).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Jung, C. G. (1966). *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London, UK: Routledge.
- Jung, C. G. (1991).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sic]* (2nd ed.). London, UK: Routledge.
- Jung, C. G. (1993). *The therapeutic value of abreaction, The collected works 16 of C. G. Jung* (H. Read & M. Fordham, Trans.). London, UK: Routledge & Pau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8)
- Jung, C. G. (2001). 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劉國彬、楊德友譯）。台北：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於 1963）
- [Jung, C. G. (2001).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G. -B. Liu & D. -Y. Yang Trans.). Taipei: Living Psychology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 Kalsched, D. (1996). *The inner world of trauma: Archetypal defenses of the personal spirit*. London, UK: Routledge.
- Klein, M. (1940). 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1, 125-153.
- Klein, M. (1975).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Klein, M. (1992).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45*. London, UK: Karnac Books.
- Neumann, E. (1970). *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egal, H. (1973).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elanie Klein*. London, UK: Hogarth Press.
- St. Clair, M. (1986). *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Belmont, CA: Brooks/Cole Publishing.

投稿收件日：2015 年 8 月 10 日

接受日：2017 年 4 月 25 日

